

生活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遇倾心佳人梁笑笑。无奈美人心有所属。秦奋究竟如何逆流而上?几番悲喜交集,秦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旅程。

秦奋觉得这趟十三陵来值了

这位女人是秦奋在网上认识的另一个网友,真名叫胡静,职业是“市场营销”。她身高167厘米,体重52公斤。在自我介绍里,她的自我评价是“明眸善睐”,在“魅力部位”这一栏里,填的是“胸部”。这最后一项,引发了秦奋的许多联想,一连给她写了好几封信。

秦奋立刻开上车往约会地点十三陵驶去,同时心里也犯嘀咕:赶这么远的路,别到那儿跳出来的又是个男的,告诉说照片上那女的是他妹!那样的话,即使男的姣好如贾宝玉,他秦奋也扛不住了,非精神崩溃不可。

秦奋好多年没去过十三陵了。记忆中,好像还没上小学时跟父母去过一次,那时觉得这里非常远,而且一出德胜门,就是完完全全的农村了,公路很窄,路两旁风吹麦浪,一片金黄。现在,景象完全不同了。高速公路和美国的一样好,路上车流如织,路边高楼林立。而且今天运气很好,路不堵,开了一个小时就到了昌平。

很快来到神道前,人不多,相当幽静。他把车存好,走上神道,数着道边立着的神像,果然看到一个亭亭玉立的女人向他微笑。他怕搞错,揉揉眼,再看,确实是照片上的女人——胡静。不觉心中一喜。

这是一个相当标致的女人,果然明眸皓齿,风姿娴雅,她穿一件鹅黄色无袖套头上衣,胸部没有秦奋想象的那样好,但也均匀圆润,很有弹性的样子。下身穿牛仔褲,干净利索,既休闲又有品位。态度很自然,说话声音温和悦耳,口齿清晰。秦奋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真不错!比照片上生动,



也比照片上亲切。他心里乐得扑腾扑腾直跳。这趟十三陵,来值了!

“第一次见面约这么远一地儿,你要看不上我不嫌道远呀?”他说。胡静爽朗地笑起来,说:“你不是刚从美国回来吗?顺便陪你也拜拜祖先。”一边说,一边沿着神道往前溜达。

秦奋跟上她,情绪一高,话也多了:“唉,你对我第一印象怎么样?”

胡静看看他,说:“跟想的差不多,我其实不太关心人的外表,我看重的是善良和孝敬父母,就算我没看上你,你也一定能讨到一个贤惠的好老婆。”

秦奋用余光从侧面扫了一眼胡静,见她身材匀称穿着时尚,夸了她一句:“你还真是外表时尚内心保守,难得呀。”

胡静问:“你父母还都健在吗?”“父亲年前去世了,剩下老母亲一个人留在北京,我不放心,所以回国了,怕她有事儿身边没人。你长得也不难看,年纪也不大,身边肯定不缺人追求,怎么会跟我似的沦落到征婚这份儿上了?”

“我只对年龄大的人感兴趣,你在我眼里都算年轻的了,你母亲多大年纪了?”“70多了。”“父亲安葬在哪儿了?”“当时我在国外,赶回来时已经火化了,骨灰存在八宝山了。”“你母亲年纪也大了,你要是孝顺的话,应该替他们好好选一个福地,老人讲究入土为安。”“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我亏待不了他们。”

秦奋心想这胡静可真是传统孝敬型家庭型的女人,刚一见面,不问我本人的事,对我父母倒关怀备至,考虑周详长远。现在的女人都为眼前自己一点儿蝇头小利耿耿于怀,很少有这么关心他人的,真是难得。 07

拍案惊奇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走上了灰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我高中时父亲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

我小时候,蔬菜和粮食都没有毒,架上的黄瓜、地里的萝卜,擦擦泥就能吃,爽脆清甜。那时我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一个人带3个年级,回家后喝杯酒,叹两声,关上门就拿我妈出气。那时候我基本都站在窗外,里面响一声我就哆嗦一下。

我父亲一生积极,领袖说上山下乡,他就上山下乡;领袖说扎根农村,他就娶了我妈。别人都回城,他不回,1974年是他最后的机会,革委会给了一张表,他偷偷填了,回家收拾了一点东西,摸摸我的脑袋,什么也没说就跑了。我外公把全家召集,连夜赶了30里山路,在县城汽车站堵住了他,派两个舅舅上去打了一顿,然后押回公社。那是我对这世界最早的记忆:我的父亲五花大绑,一头是血,我伸手拉他,他两眼血红,一脚把我踢倒:“小畜生,滚!”

那年我5岁,还是个孩子。我父亲26岁,放在今天,也还是个孩子。每个好孩子都有人疼,唯独我们父子没有。

我高中时他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几乎从不回家,天天戴个老花镜踩缝纫机,嘴里长吁短叹。才40岁左右的人,头发白了一半。1986年除夕之夜,他喝了整整一斤散装白酒,又要打我妈,那时我已经挺高了,冲过去把他踢倒。这时外面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我的父亲瘫坐在泥水里,头发花白,满脸流泪,对我妈说:“我这辈子,就是让你毁了,就是让你毁了!”

他死时我不在。回家后到他坟前坐了几个小时,一直没哭,感觉就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听说我妈倒是哭得厉害,死死抱着他,几个人都拉不开。她不识字,不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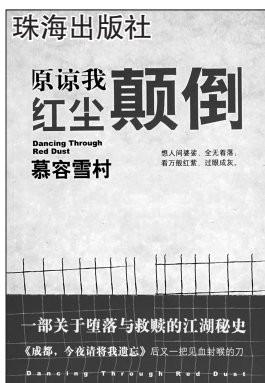
什么动人的言词,从头到尾都是一句话:“你啊你啊,你吃了多少苦啊,吃了多少苦啊……”

那盆菊花无处可放,只有拿回家。肖丽高兴极了,也顾不上脚疼,瘸着腿修枝浇水,还给我倒茶按摩,样子殷勤无比。她现在找了份工作,刚上班,特别巴结,烫伤了也不肯请假。这个月我只给过她3000元,还是流产后去医院看病的钱。各种开销很大,估计她手里没剩多少。以前我会在抽屉里放几万元现金,任她随便取用,现在在这钱也收了。这人真能忍,一直不跟我开口,天天吃速冻饺子、方便面。

周末要去胡操性的家宴,到银行提了20万元现金,家里睡个汉奸,琢磨半天,还是锁在办公室里。刚收拾好,顾菲怒冲冲地走了进来:“你告诉那个王八蛋,那个王八蛋又来……欺负我!”这话没头没脑的,我打趣她:“这么多王八蛋?都是谁啊?”她的脸红了红,说:“你告诉潘志明,他们院……就是陆中原那个王八蛋!又跟我说不三不四的话!”我笑起来:“那还告诉他干什么?你们婚都离了,告诉他又能怎么样?”顾菲低下头,眼里泪光泫然:“他自己说的,一辈子都会保护我!”

陆中原现在是大红人,圈里都叫他“陆老板”,据说马上要调到中院当主管业务的副院长。

我带老潘去了首阳寺,路上把顾菲的话讲了,顺便劝他:“婚都离了,别操那个心了,再说她对你也不怎么样。”他什么也没说,拳头攥得紧紧的,额头青筋突突地跳。我叹了口气,从后门拐进首阳寺,车还没停好,海亮晃着秃头踱来,说来得正好,万城商厦今天开业,请我去开光,就坐你的车吧。 24



都市言情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因偶然的机遇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姚小萍和严谨把石燕接出了医院

乔阿姨见了孙子,激动得热泪盈眶,抱在手里连声说:“跟越儿小时候一个样。”大概卓越在家已经给他妈事先通气了,所以乔阿姨没提让石燕去她家坐月子的话,还抱歉说:“小石啊,我最近身体不大好,不能帮你照顾孩子,就全靠你父母了……”

像听到大赦令一样,石燕连忙客气一番,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婆媳二人亲切友好地交谈了一阵,卓越就陪着乔阿姨离开了医院,从此再没来过。

姚小萍和严谨把石燕接出了医院,送到石燕自己的窝。等他们走后,石燕第一件事就是张罗着给孩子上户口,她不敢把这事儿交给别人去办,只好冒着落病根的风险亲自出马。她把孩子交给姚妈妈看着,自己穿得厚厚的,戴上一顶帽子,穿了软软的布鞋,到学校去找校长。

校长问了几句,就叫她把材料放那里,说他会叫公安处长的儿子高峰带回去办,办好了再叫高峰给她送过来。她觉得校长对这事儿非常草率,很不放心把那些宝贵材料交给校长,总觉得他会把她的材料搞丢了。她嘱咐了好几遍,差点把校长搞烦了,她才讪讪地住了嘴,悬着一颗心回到家里。

她回到“洞洞拐”没几天,黄海就从F市跑回来了,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来看“老同学”。石燕事先跟他约好叫他趁她父母上班的时间来的,所以他来的时候,没有其他人。

中午家里人都回来吃午饭,石燕妈一眼看见黄海坐在石燕床边看她喂奶,马上找了个借口把黄海叫了出去,就没再让他进来,让他跟大家一起在客厅吃午饭。而石燕的午饭一直是端进卧室来吃的,她也不好突然跑到外面去吃,



只盼望父母赶快回去上班。但“洞洞拐”的午休时间有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石燕跟黄海就被她父母生生地隔开了。

一直到她父母回去上班了,黄海才有机会再进卧室里来,那时石燕已经吃饱喝足睡着了,她让黄海把卧室门关了,一下扑进他怀里。

但她不敢让黄海久留,怕她父母看出破绽,只好让他在她父母下班之前离开。即使这样,她还是被她妈妈训斥了几句:“你怎么能让一个男同学跑进产房的房间来,还坐那里看你喂奶?这要是让人知道了,像什么话?”

她不敢吭声,装作专心喂奶的样子,混了过去。黄海第二天又来了一次,但只能待到中饭前离开,因为他要赶到E市去坐火车,他只有那几天假,而来回需要的时间太长了,大半天时间花在了火车汽车上。临别前,两人难分难舍,约好暑假再见面,然后山盟海誓,洒泪告别。

接下来的日子,她的生活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照顾孩子,两个基本点就是给姚黄二人打电话。她连满月都等不及了,还在月子里就开始趁晚上的时间,跑到父母单位去打长途,每次都带上姚妈妈和石靖。她父母反对了几次,但她不听,说现在天气暖和,没事的,他们也没法,谁叫他们家没电话呢?人家姚妈妈想跟女儿通话,总不能不让人家去吧?

姚妈妈这个名真是背得冤枉,说起来是她要跟女儿打电话,但每次话筒没拿热就下了线。石燕还是克勤克俭礼让三分,总是先给姚小萍打电话,而且打通之后总是让姚妈妈先跟女儿说话。但姚小萍跟妈妈并没有多少话讲,有点嫌老妈啰嗦不懂青年人的话题,每次没讲两句,就叫妈妈把电话给石燕。 20

军歌嘹亮

60年前有一支了不起的中国军队。这支鲜为人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中国军队的头一回主动出击,实现了战略大反攻,并且在境外作战,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初次上战场的周简被炮弹吓着了

第5军辖三个师——戴安澜的200师,廖耀湘的新编22师,余韶的96师。日军第55军团兵临古城下的时候,新编22师还在曼德勒以北地区等待转运,96师更是远在腊戍赶来的路上。第一阶段的中国远征军由第5军、第6军、第66军构成,第5军在往中路的同古集结的同时,第6军部署在东线的景东、毛齐一带;英军聚集在西线的普罗美方面;而此时的第66军尚未动员入缅。

“鬼子一个师团的编制不就两万多人,咱200师算上师部、后勤也能凑1万。200师没一个孬种,一个顶鬼子俩,我看没啥问题。”段剑锋属于那种刀架脖子上嫌刀不快的主。林承熙使劲吸一口烟说:“第一战区程潜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2万人,被14师团轻松破围;昆仑关战役,像200师一样精锐的3个师才和日军一个师团打成平手。如果换成杂牌军,我看六七个师也未必抵得过鬼子一个主力师团的战斗力。”“你是不是怕了?怕了滚回家抱孩子去!”段剑锋翻脸跟翻书一样。林承熙一摔烟头,把段剑锋晾那儿,自顾自去清点战利品了。

“连长。”马立成上来敬个礼。“有屁快放!”段剑锋心里窝着火,其实他心里也清楚——单兵作战能力、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不管比哪样,鬼子都远胜于国军,但他就不乐意听人讲出来。

马立成领着段剑锋回到战壕里的时候,周简还在坑道角蜷缩着,脸色煞白,脑袋抵在裤裆里。“咋回事?”段剑锋问。“鬼子一个榴弹落他边上,炸碎了一个弟兄,估计是吓着了。”马立成拿起周简的步枪递给段剑锋,段剑锋

一拉枪栓,5发弹夹完整如初,周简一枪没放。周简只比岳昆仑早一个月进部队,之前和岳昆仑一样没经历过真正的战斗。

“行了,你去吧。”段剑锋一挥手,马立成走开了。段剑锋不怪周简,很多新兵第一次上战场也和周简一样,见过几次血也就木了。“来,抽一口。”段剑锋挨着周简坐下,把手上的半截烟递过去。周简抖着手接过烟,眼里都是泪水:“连长……我不配当个军人。”周简声音哽咽。“没有人天生就是军人。把眼泪鼻涕擦擦,别整得跟个老娘们儿一样。”段剑锋拍拍周简的肩膀站起来,眼看着天就要黑透了,他还得找林承熙商量一下怎么安排。

段剑锋过去的时候,林承熙和几个兵杵在一排鬼子尸体前发愣。“咋了?”段剑锋咧着嘴捅捅林承熙,好像刚才啥事没有。“你看这些鬼子的枪伤。”段剑锋顺着林承熙刺刀指的位置看过去,一排尸首全部是眉心位置中枪,前面一个小孔,后头一个窟窿,典型的中正式步枪造成的创口。

“我问过了,不是我的狙击手打的。老段,你啥时候藏了宝贝?”林承熙瞪着段剑锋。段剑锋挠挠头,岳昆仑锥子样的眼神在心里闪过,但他还是不大敢相信,这样的尸首有16具。

“马立成!”段剑锋春风满面地吼一句,连里的狙击手都归马立成管。“有!”马立成一溜小跑过来,“啪”地冲段剑锋,林承熙敬个礼。“这是谁干的?”段剑锋指下鬼子的脑袋,“这小子还真行!”“别他娘的卖关子,赶紧说!”“报告长官!是那个新兵岳昆仑!”马立成两脚一磕,转头冲岳昆仑喊句:“过来!” 17

